

巨人百传

第三十七卷

名女卷三

木兰奇女传

(下)

第十四章 占营运李靖识奇人 饯军仪青莲谈敌国

却说尉迟宝林带领人马，渡了黄河，又行多日，已过潼关。宝林传令，令十二府总管各安营寨，训练甲兵，待本藩到长安，请元帅驾到，然后出征。木兰道：“末将愿随大人进京，一同参见老千岁。”宝林大喜，遂同木兰往长安而来。到了帅府，参见礼毕，尉迟恭看了木兰履历，问曰：“向日我在你家延住数日，不但未见你面，你父缘何亦不题起你来？”木兰道：“孩儿八岁时，被贼人拐去，今年才回。不幸父亲抱病，孩儿见军书紧急，不敢怠慢，故顶名而来，望老千岁恕罪。”尉迟恭又问道：“你有何本领，敢来出征？”木兰道：“孩儿善使枪法。”尉迟恭道：“你可当面演来，待本帅一观。”门官上前禀道：“李老千岁驾到。”尉迟恭分付开门而迎，木兰回避于两廊之下。

李靖走至二堂，与尉迟恭相揖而坐。尉迟恭叫家将请少爷出来，宝林出来，向李靖叩头请安。李靖道：“贤侄兵马既已齐备，明日随元帅上殿，见了圣上，再到我府与你接风。”尉迟恭道：“我有一个远客，与宝林同路而来，明日也是要到府上来问安的。”李

靖道：“远客何在？姓甚名谁？”尉迟恭手招木兰上堂，说道：“这是赵国公李千岁，上来叩头，将你枪法演与千岁看看，明日就好抬举你。”木兰领命，上前叩头，李靖扶起，欲待开言，尉迟恭抢说道：“快快演枪法与千岁看！”木兰领命，向架上取一枝长枪，抖搂精神，先使一个金龙戏水之势。扭回身来，白鹤钻云。左使彩凤点头，右使犀牛望月，前遮后护，上盖下蟠，不一时，将七十二路枪法俱已使完。喜得元帅目笑眼开，连声称好。木兰上前躬身道：“不足当二位千岁观。”李靖道：“此是伍云召枪法，你在何处学来？”木兰道：“敝地有一位丧吾和尚，与末将祖父相善，传于末将的。”李靖道：“那和尚有多大年纪？”木兰道：“有七十多岁。”李靖道：“他左耳门有指头大的一个朱砂痣否？”木兰道：“有的。”李靖道：“他眉骨高起，鼻梁微断否？”木兰道：“是的。”李靖道：“我说你所使是伍家枪法，这丧吾和尚，定是伍云召了。”尉迟恭道：“这丧吾和尚虽年老，精神如幼，可惜他皈依佛教，我屡次劝他出仕，他总不应允。”李靖道：“你在那里会见他的？”尉迟恭道：“太后命我修造西陵寺，因此会见。”李靖道：“我有个故人，住在西陵，可惜未托你问候他。”尉迟恭道：“千岁故人是谁？”李靖道：“就是朱若虚，难道你也忘记了？”尉迟恭道：“朱若虚去世多年，

我曾到他墓前祭奠数次。”李靖听得朱若虚去世，不觉二目落泪，叹息不已，木兰也掩面流涕。李靖见了，心下明白，手扶木兰问道：“相公，你是朱家何人？”木兰跪下说道：“末将是朱若虚之孙，天禄之子也。”李靖大喜道：“原来如此！尉迟老千岁不早早说明，要耍我也。”尉迟即命备酒，与朱将军接风。李靖与木兰、尉迟父子四人，共坐畅饮。李靖举杯问道：“元帅今番北征，以何人挂先锋大印？”尉迟恭道：“诸位国公俱已年老，只可随征。须要选一少年将军，无奈诸位少爷虽云将门之子，到底娇养成性，恐难充此任。”李靖道：“紫荆关总兵伍登，乃少年英雄，又系帅门之后，所谓孤臣孽子，必然可为先锋。”尉迟恭大喜，即命家将拿令箭一枝，去调紫荆关总兵伍登，星夜来潼关伺候；又发火牌一面，升伍登为冲锋大将先锋之任。当晚席散。

次日，尉迟父子上殿，启奏人马到齐，即日北征之意。又奏朱木兰年十四岁，文武兼优，有大将之才，万夫之勇，臣保此人北征，必能破敌立功。太宗见奏，龙颜大喜，命宣朱木兰上殿。三呼礼毕，太宗问道：“卿家年幼，如何就胆略过人，敢随军北征，为国家出力？”木兰道：“臣祖父朱若虚，隋朝屡举孝廉，未经出仕；臣父现居西陵双龙镇千户之职。元帅提兵令至，臣父遭病未起，臣即赴军门，子充父役，以报

万岁之恩，尽子臣之节。”太宗见朱木兰言语安定，心气和平，又是少年英雄，十分欢喜。便说道：“卿家代父出征，不但尽忠，而且尽孝，就是大功了。卿家可将为将之道，奏与朕听。”木兰奏道：“为将之道，先在知人。见功而赏，见过而罚，未足为知人也。知是人之必能立功而先赏之，知是人之必能见过而预罚之。期无悔于后，而制胜于前也。至若进退虚实，机变奇正之理，在临敌之时，因人而动，见机而行，非言语所能悉也。”太宗问道：“尉迟皇兄，你如何知朱卿有此大才，而使寡人幸见之？”尉迟奏道：“万岁不知，臣向日未来投太原之时，先是他祖父朱若虚荐臣于李靖也。”太宗道：“果如此，则朱卿乃数世功臣也。”即封朱木兰为武昭将军之职，传旨退朝。次日，尉迟恭大开帅府，文武官员齐来参见。尉迟恭道：“本帅奉旨北征，尔等随行将士，文官参谋，武官效力，各宜尽忠报国，以图拜爵封侯。限三日之外，各随本帅往潼关，会合湖广人马一同起程。”众将唯唯而退。

过了三日，尉迟恭同李靖辞了圣上，带领诸将，望潼关而来。坐在演武厅上，十二府总管参见毕，尉迟恭令将人马演试，待本帅观看军容。众总管得令，将人马排成阵势，一声鼓响，有无数散军，齐来攻阵。阵内马兵，突出接战，两地里互相演杀，炮响如雷，

喊声震天，十分威武。忽然阵内一声锣响，人马各回本阵。尉迟恭见军容甚整，心下大喜，传令回营。

是夜同军帅在中军帐歇息，李靖想道：军容却是整齐，不知营中气色如何？到三更时候，悄悄起来，挂了宝剑，即走上旗台，四面而看。见十二座营盘，清光勃勃，不犯一点杀气，心中欢喜。只见中军帐一道红光冲天，口中叹道：“元帅忠心耿耿，为国忘身，故有此红光瑞相。”正叹之间，又见中军帐右旁一道白光，上冲牛斗，其光旋转如明月相似。李靖惊讶道：“此人间孝道之光，营中有了此人，可免劫杀之灾。”正看之时，那一道白光冉冉而下，落于原处。李靖急往视之，乃武昭将军朱木兰之营房也。次日，来与元帅说话，见木兰在侧，李靖将木兰上下一看，见木兰声音柔脆，两耳有眼，举止动静，不脱女子气习。李靖心下明白，却又想道：他既女扮男妆，代父出征，我李靖不知则可，知而不为保全，失宝善之道也。即传黄州总兵管成彦进帐。李靖曰：“目今附马公秦怀玉，押解饷银二十万，往雁门关伺候大兵。尔领三千人马在前开道。”成彦得令，点兵去了。李靖又令朱木兰督领一支人马，元帅传呼则进，无事不必来中军参见。各营将士如有擅入黄州营门者，立斩！军令一出，各营皆知。尉迟恭心中不明，问道：“朱木兰聪明年轻，宜在中军帐前学习，军师令他退居黄州营寨，

是何故也？”李靖道：“元帅日后自明，今且体问。”

再说紫荆关总兵伍登，字瀛州，今年三十多岁，乃隋朝南阳总兵伍云召之子。云召起兵之日，对夫人韩氏说道：“老王、太子被弑，吾父被杀，我今起兵为父报仇，另保隋朝贤君。不胜，则画虎类犬。趁此兵马未动，你引公子扮作乡妇，往襄阳山中躲藏，以存伍氏一脉。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劝你俱逃，枉食君禄；劝你起兵，料寡不能敌众。此君国大事，不必与妾商议，宜与诸将商之。”伍云召点头出衙，召诸将商议。夫人即引十二岁公子，带一个老仆伍琼，出后衙向襄阳山中去了。后来夫人病故，公子流落幽州，投在苏定方帐下为将，却随主将投顺唐朝。人见他是个少年英雄，而且面如瓜子，眉清目秀，都称他为伍娘子。太宗登位，又升为总兵之职，镇守紫荆关。当日接了元帅将令，命他为开路先行，心中大喜道：“我平生武艺未立奇功，今帅爷命我为先行，是知我也。”星夜赶到潼关，参见元帅。元帅道：“本帅奉诏出征，令尔为先锋，务要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遇山寇当道，即行追捉，遇北番敌军，切不可擅自开兵，须候本帅大军。”即命邻永州一支人马，限三日起程。伍登得令，整顿人马去了。

再说太宗见了尉迟恭、李靖往潼关阅兵，心中不安。一日，朝谒已毕，往军机所议政。太宗道：“朕

赖卿等之千辛万苦，奄有天下。方期干戈宁静，与卿等共乐升平，前日见尉、李二卿辞朕北征，心甚不安。卿等俱有远见，大约李、尉二卿，几时方可凯旋？”右相长孙无忌奏曰：“陛下少日出兵，亲冒矢石，请将争功，故能战无不克。今太平已久，请将皆富贵显荣，比不得少日，乃草莽之士。况北地兵强将勇，又非昔日反王乌合之众可比。二公回期，难以预定。”大学士褚遂良曰：“乱世交战，为将领兵，是将在前，而兵在后，治世出征，为将督兵，是兵在前，而将在后。今日大军北向，必番将领兵而南，我将督兵而北。主客之势相形，利于客不利于主也。”左相房玄龄曰：“我军远出，利在速战，倘敌国以逸待劳，静以观动，以伺天时之变，则我军虽众，亦无所用力矣。”太宗曰：“何为天时之变？”玄龄曰：“久旱久雨，即谋，亦未如之何也。”太傅李敬业曰：“诸君饶舌，亦无益于事。各书一字于掌中，如能相合，便是所见皆同。”太宗道：“如此甚妙。”遂各书一字于手中，出而视之，皆是一个“和”字。太宗大喜。

次日，接得尉迟本章，内言某日甲子，当以丙寅时大军起程。太宗闻奏，即命备驾亲来饯军。到了潼关，尉迟恭、李靖伏道而迎。接入中军帐，三呼已毕，太宗道：“卿等远征戎机万里，关山飞越，朔气寒光，照尔铁甲。二卿此去，马到成功。朕特来滋，扬觞称

钱。”尉迟恭曰：“臣等仗圣上龙威，战无不克，招无不降。愿陛下内亲大臣，外恤民隐，臣虽肝脑涂地，不足以报陛下。”太宗问李靖道：“众卿皆通时达务，而卿为长者。今率兵北向，当以何时为回期？”李靖奏曰：“臣今北去，大约一纪可回。”太宗曰：“何若是之难也？”李靖道：“北方风气强悍，民乐战斗。高帝登极之是，就不服中原，屡责我主负约，其怒已深。况他远祖世为北番之主，岂能轻易摇动。今大军往征，他必有准备。且彼国多贤，突厥必用康和阿、颉和主掌兵权。向日王世充、单雄信诸人，其才不能及也。”太宗道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二卿此去，当以何策为先？可各书于掌中，看相合否？”二人领命，各书数字于手中，开掌相对，皆是“先战后和”四字。太宗大喜道：“二卿所见皆同，寡人无忧矣。”是夜，太宗宿于帐中，次日钱了军容，驾回长安。尉迟恭命放炮起程，十二万人马浩浩荡荡，向北而行。要知后事，下文分解。

第十五章 黑水渡焦周回上国 五台山靖松赠明驼

却说伍登领了元帅将令，带领人马，晓行夜宿，不上一月，到了黑水渡。伍登沿河观看，遥看北岸山脊相联，树木交杂。急寻土人问之，土人曰：“此山名小燕！又名荆棘岭。山中有一大王，姓焦名周，帐下有五千喽兵，更有二子，一名焦文，一名焦武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将军欲过此岭，须要先送过山礼，然后可行。”伍登道：“地方官如何不兴兵剿除？”土人道：“这山中有田千亩，他的号令十分严谨，又不扰害地方，官府只求免祸，谁肯令朝廷得知？凡是过往客商、官军，只要买路钱。自隋迄唐，势焰日盛。”伍登即传令道：“人不可卸甲，马不可离鞍。倘贼兵劫营，不许妄动，只放箭射之。”是夜，伍登在帐中，一夜无眠。三更之后，忽然火把齐明，喊声震地，却不见人马渡河。到了天明，不见一人一骑。辰巳时候，一支人马蜂拥而来，红白不分，一声锣响，红旗旋左，白旗旋右，退回山中去了。伍登按兵不动，差人去报元帅。元帅下令道：“贼人讨战则战，切不可发兵，先攻他寨。候我大军来，再为斟酌。”

过了数日，大军早到，仍于南岸扎营。伍登参见

已毕，备说贼兵甚众，更兼路险，请元帅定夺。元帅道：“明日天明，你引军渡河讨战。”到了半夜时分，北岸仍然火光冲天，喊声如雷。天明时，红白军马，旋转而出，锣响数声，各分左右而入。元帅道：“此疑兵也。”令伍登作速渡河邀战。及伍登过河，林中闪出一支人马，一少年将军大叫道：“唐将放心过河，我不击你。我老大王有令：只要胜得少爷手中枪，吾便将五千人马，三万粮草，随元帅往北番立功；胜不得少年手中枪，想过此山，万万不能。”伍登听了，领人马上岸，拨马来战。问道：“来将通名。”少年答曰：“吾乃大少爷焦文是也。将军是谁？”伍登道：“某乃尉迟元帅麾下先锋大将，伍登是也。将军既有投唐之意，何不早早下马，末将引见元帅，自然重用，奈何阻住天兵，岂不有罪？”焦文道：“此是老大王之令，谁敢违之？”说罢，带马上前，伍登接战，战了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伍登心下想道：元帅令我为先行大将，战一山寇不下，岂不被众将耻笑？遂诈败而走。焦文心中想道：此人枪法不乱，忽然败走，必是善用回马枪。遂拍马赶来，却拈弓在手，一箭射去，正中伍登马股。那马乱跳，将伍登跌倒在地。焦文大笑：“饶你性命回去，去见元帅，另换一位有本事的来。”说声未了，对阵上一箭射来，焦文急忙挑拨，却射中了马头，也将焦文抛下马来。两边军士齐

声喝彩，各人收兵。原来元帅恐伍登有失，令朱木兰前来掠阵。见伍登坠马，恐焦文下手，遂拈弓欲射焦文。见他不杀伍登，也只射他马头。所以后来杜甫有“射人先射马”之句。元帅大营已定，伍登备说如此如此。

次日，元帅仍令伍登出马。木兰禀道：“末将昨日见焦文枪法，与丧吾所传无二，待末将出去罢。”元帅大喜，即令伍登掠阵，一同披挂出马，来至阵前。焦文大叫道：“少爷在此等候多时了。来将通名。”木兰道：“某乃元帅标下武昭将军来木兰是也。”焦文见木兰年岁幼少，不以介意。退回本阵，叫背后焦武出马，大战二十余合。焦文拍马上前，伍登亦放马助战。焦文大喝道：“二位休要动手！”问木兰道：“将军枪法，是何人所传？”木兰道：“是隋朝南阳守将伍云召所传。”焦文道：“南阳云召何在？”木兰道：“在湖广西陵大悟山为僧。这先锋伍登，就是他公子。”焦文道：“今日收兵，明日再战。”两下一齐收兵。

却说元帅看见焦文、焦武有大将之才，兼且旗号分明，军容甚整，心中欢喜，与军师商议收伏之计。李靖道：“此人有心归顺天朝久矣，明日差人赍官诰，招他父子来降。如来则妙，如不肯来，愚弟自有妙计破之。”次日，哨马来报：“有一老将军，须发皓然，

带二位小将军微服而来，不知何故？”李靖道：“焦周父子来降也。”即令宝林亦不着戎衣，在营门等候。不一时，焦周父子来到，宝林引入，走进中军帐，伏地叩首请命。元帅下帐扶起道：“老将军既顺天朝，即当重用，岂有记旧过之礼？”焦周道：“罪将向日本南阳伍大人帐下一名牙将，后蒙大人提拔，升为护印中军。城破之日，闻大人已死，罪将逃至此处，落草为寇。今闻故主尚在西陵，而公子在此，愿求一见。”元帅即命伍登上帐。焦周一见，抱头大哭。伍登不知何故，施礼道：“老将军年老，休得过悲。”焦周道：“公子在南阳逃难之日，年方一十二岁，可记得中军将焦周否？请问夫人安在？伍琼何往？”伍登听了，觉得有些面善；又听焦周问他母亲并老仆伍琼，想起昔日母子受困情形，遂抱着焦周大哭起来。焦周又命二子来拜伍登，元帅命备酒与焦周父子接风。焦周令焦文、焦武仍回山寨，收拾粮草，约束人马，解赴元帅大营，一一交割。又令二子：“随元帅北征，务遵国法，报效立功！今我年老，要往大悟山，依故主修行，以终余年。”元帅留之不住，只得差人夫送往湖广，不表。

再说元帅得了焦文、焦武，即表奏圣上，封为总管之职，令为乡导，伴伍登同行。行了七八日，到了五台山，在山下扎营。木兰进帐禀元帅道：“丧吾禅

师有书信一封，要末将亲身送上五台山白云庵靖松道人，特来讨令。”元帅听了，叫声：“朱将军，早去早回。”木兰得令，带三骑牙将，望五台山而来。行了半日，但见奇峰怪石，古木异花，观之不尽。又不见一人行走，正不知白云庵在何处。又行了十余里，心中着忙，忽闻笛声细细，随风飘渺。木兰喜曰：“此必白云庵也。”遥步笛声响处，又行了一里有余，见石间流出一道清泉，叠叠成音。横中一条石桥，桥西苍松翠柏，一簇寒烟，围绕一庵。院中箬竹猗猗，青阴可爱，门上题：白云道院。木兰下马，令从人在外，不可擅入，自将院门敲了数下。忽听院门“呀”的一声，走出一个小小道童，头挽双髻，身穿八卦道袍，腰系黄绦，足登云鞋，开口问道：“客从何来？”木兰道：“烦你通禀道长，有湖广人求见。”小道童进去了，出来说道：“请客到里面吃茶。”木兰随道童入客堂而坐。

再说这靖松道人，俗姓时，名长青，少日与伍云召同营为官，有八拜之交。因他看破红尘，弃官修道，在五台山养性炼神。不料山中生一恶蟒，食人无数。靖松叹道：“冤冤相报，曷其有极。”当时有两个徒弟，问曰：“吾师何不以道力收除此怪，以安生民？”靖松曰：“尔等心性不明，六通未得，不识先后。此怪乃隋朝文帝驾前忠心不昧的巨子，后来被炀帝所杀。

他的冤气不消，积成毒气，所以身化巨蟒，所吞男女，皆是炀帝驾前一般奸臣。待夙报已尽。我自有收他之法。”两个徒弟心得开悟，退回本位去了。

又过二年，时值八月天气。秋雨霏霏，不寒不暑。妖蟒出洞思寻人吃，见靖松道人在溪边垂钓，妖蟒匍至，望着道人喝一口毒气。若是平人，筋骨皆软，这道人不慌不忙，口称：“善哉，善哉！”目运回光，毒气消散。妖蟒又运一口臭涎，喷上身来。道人顶上放出一朵金莲花，恶涎纷纷四散。蟒妖大怒，飞身扑来，道人隐身不见。蟒妖来得势凶，不觉身落水中。回转身来，飞奔上岸。那道人手执铁杖，照顶门一杖，打得顶门心火光外射，遁入水中，不敢动转。过了一个时辰，恰伸出头来，那道人又是一杖打来。蟒妖无计可施，只得随着流水，悄悄下滩，流了五六里之遙。张眼四顾，不见道人赶来，心下欢喜，就盘旋睡在沙滩之上。只见水面上涌出一朵金莲花，自一而二，自二而四，自四面八，须臾人间，天上地下，尽是无数莲花。蟒妖观之不尽。又见莲花中间有一朵大莲花，形如车轮，花间坐着一个道人。蟒妖见了，伏地求饶。道人解下腰中丝绦，锁住蟒颈，飞身骑在背上，向白云庵而来。拴在后花园中，每日以斋馒饲之。

再说山下有一富户，姓陈名良贵，年已五十多岁。平日好善，家中厮养一只毛骆驼，良贵爱之如宝。不

料这骆驼伤了草料，病了十余日，恹恹欲死。一日，家人报道：“五台山老道人来了。”良贵慌忙出迎，相揖而入，分宾主而坐。靖松道：“贫道特来化缘，请员外出个布施。”良贵道：“仙翁欲化何物？”靖松道：“贫道不化别物，只化尊府一只病驼。”良贵道：“此驼已成废物，仙翁要他何用？”靖松道：“只要员外施舍，贫道自有妙用。”良贵道：“仙翁果有用处，就送了仙翁罢。”同道人行至后园，那骆驼卧在地下，半死半活。道人以中指按定顶门心，运元阳祖气，向顶心灌入，喝声道：“起！”那驼儿应声而起。道人拱手向员外道：“承赐了！”跨上驼背，飞驰而去，不消半刻工夫，到了白云庵。牵入后花园中，收了神光，那驼儿登时扑地。道人对着蟒妖说道：“徒弟，今日是你解脱之时。”即书灵符一道，就贴在蟒妖顶门上，口中咒道：“唵吽吒唎呵。”将灵符揭起，那蟒妖登时气绝。靖松又把这道灵符，贴在驼儿顶上，喝声：“起！”那驼儿又应〔声〕而起。这叫做借体返魂之法。靖松命徒弟骑往山前山后，调养精神，如此月余。

这一日，靖松与徒弟正在讲经，童儿报道：“有客求见。”靖松道：“请他进来。”时靖松讲经未完，木兰叫童子且体通报，也跼在一旁听讲。只见一徒弟进问曰：“佛家行住坐卧，心念南无阿弥陀佛不休，